



老舍文学院·文学会客厅

以纸为桥 与故乡对望

——蒋在小说集《飞往温哥华》多人谈

“老舍文学院·文学会客厅”优秀作品分享研讨会，以专家研讨、学员分享的形式，给青年作家持续输送营养给予激励，让作家与作品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文学会客厅第5期，研讨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合同制作家蒋在小说集《飞往温哥华》。

——编者

刘文飞：《飞往温哥华》这部小说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题材新颖，具有一种异国情调。异国书写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话题。这是她在相对陌生的生活和文化空间里写下的东西，蒋在的个人经验一定会给作品打上某种烙印。从调性、风格上来看，《飞往温哥华》给我的第二感觉是诗意的，尤其是《等风来》这篇，她在有意突破叙事文体和抒情文体之间的界限。给我的第三感觉是蒋在和文学离得很近，她有非常充足的阅读量支撑，也见识过很多写作者，这使得她的写作很坦然。她写得不多却很老练，不会像初学写作的人战战兢兢，或者有意模仿，她跟文学传统或者既定的文学写法是没有隔阂的。而根据我说的这三个优点，我还要谈三个蒋在将来的写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异域题材的可持续性问题，题材本身会在小说创作中起到某种作用。“飞往温哥华”之后，创作怎么回到中国，在中国落地，这就需要开创其他的写作题材。

二是蒋在的写作是诗和散文的结合，兼有两种体裁很新颖，但也可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文学体裁的内在规定。

三是过早进入“文学圈”，是有好处，但是也要充满戒备，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成为一名写作者更多地接触到最本真的生活。

张莉：《飞往温哥华》首先让我感受到蒋在的写作展现出的开阔性，她克服了某种青年人的感伤气息。就如《飞往温哥华》这个故事，青年写作往往是从孩子的角度去诉说自己的孤独和忧伤，但蒋在站在中年母亲的角度去写代际冲突。虽然是写母亲，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带着同情去打量年轻人的生活。当下，代际冲突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怎么去写成为青年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蒋在的小说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青年写作，显示出非常成熟的处理题材的能力。

其次，蒋在天生有一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视角。如《小茉莉》里，蒋在运用天然的女性视角，来观察华人女性和白人家庭重组，而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甚至包括阴暗的心理。作为今天留学的年轻一代女性，她们在面对外界时，充满自信，这和当下全球化的流动性，以及她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飞往温哥华》有它的独特意义，蒋在写日常的存在，而不是戏剧化的命运，带领我们重新去理解留学生活。但这部小说集中有一些小说显示了学生腔。不过我相信，《飞往温哥华》只是她的一个开始。

陈涛：我很高兴看到像蒋在这样的年轻写作者。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文学基础，更加开阔的文学视野，更加自由的文学表达。

10年前，《人民文学》也在关注海外华人文坛，当时那些作品更多是回望式的。而蒋在写了很多年轻人的形象和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有效补充，让我们更多地看到海外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情感。

异域题材是小说集的一个特色，但我读的时候却没有那么强烈的异域感。像《飞往温哥华》《再来一次》这样的作品虽然在国外发生，但蒋在所探讨的也同样适用于国内的语境，所以我觉得蒋在小说的异域特色，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的书写。

她的作品在沉重和轻盈之间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这是蒋在创作中妙的地方。她每篇的结尾都特别好，这是获得轻盈感的一个来源。



《飞往温哥华》，蒋在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

蒋在，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等。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合同制作家



衡，这是蒋在创作中妙的地方。她每篇的结尾都特别好，这是获得轻盈感的一个来源。

另外，我特别喜欢蒋在的语言。她的语言非常有辨识度，精准、客观、冷静，甚至淡然。人物的语言也好，客观表述的语言也好，没有哭天喊地，但又充满力量感。她的写作有点类似于“零度叙述”，叙述者“我”没有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铺开，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但又把情绪力量在整个小说之中，让读者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力量。这6篇作品都有着很坚定的气质。

同时，蒋在也要时刻保持对生活的亲近感，要能够从文学生活进入到真正的生活。

杨庆祥：我特别喜欢小说集的名字——“飞往温哥华”，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认为这只是很客观的一个行为，但实际上它唤起了我对世界图景的想象。

书中的故事大部分都在写困境，每一个人及每一组关系都处在困境里。有亲密关系、师生关系，甚至写到了抑郁这种病理性的症候。同时，蒋在的小说还写到了那些当代写作里绕不开的东西，她写到了贫穷，更涉及了身份政治、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当下流动性的全球图景里，蒋在的这种书写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

因为有些困境，所以涉及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飞”到温哥华去？要解决这个困境，就要走异地、去异乡，在流动和迁徙里找寻新的可能性。身为更年轻的一代，包括蒋在在内的“90后”写作，呈现出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图景，它一方面是物质意义上跨文化的交流实践，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精神价值的选择。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种世界图景，这是很多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小说集里的故事既是蒋在个人的故事，也是普遍的具有世界性的故事。

蒋在的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早熟性。早熟性是一种新的人性框架，蒋在的小说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装置来凝视这些问题和困境，最后凝视到人生和人性。小说中有很忧郁的颜色，从这个意义来看，蒋在的作品里面出现大量的中断、停顿和卡壳。通过这种讲述过程中的中断、卡壳和停顿，一种本源性的生活在故事当中被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蒋在叙事语言里的这种沉默、留白稍显生硬。如何通过人物、故事、对话，重新激活语言的弹性，是她写作前进道路上所需要注意的。

张菁：在蒋在的小说中，她安放了一个世界，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安放了自己的内心。她的书写里面会出现很多植物，如月季、梨树等，描述这些植物的时候会让读者感到干净、清透。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等风来》，里面累积着充沛的情感，同时也最有张力。蒋在在这个故事之中完成的是冲突和冲突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些也影响故事、人物和事件。

从小说集整体来看，首先，蒋在探寻的是人之间的关系，她善于将目光望向内里，探寻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矛盾。每一个故事中，大家如何相处、如何共处。其次，蒋在笔下，人之间在精神困境中遇到交流的阻滞，是在相互体认中达到和解。如《飞往温哥华》，儿子和父母之间虽然有天然的情感连接，可他们之间精神上的抵达真的那么通畅吗？蒋在这里写出

了我们可能都会面临的交流困滞，非常真实。同时蒋在又善于把人物放置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但每个人内心都有各自的困境。

再次，蒋在在找寻落脚处和停留地。小说里不断出现一些地点，体现出来一种惶惑或者说手足无措。《再来一次》《等风来》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有自我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如何持续自我生长，这是蒋在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问到自己，同时也会问到读者的问题。

最后如蒋在所说，这部作品的出版也是一种对之前生活状态的放下。年轻一代的写作者都有系统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视野，而蒋在的内心有一种韧感，这让我们对蒋在有更多的期待。

王蕾：最近一段时间，中信文学选择蒋在这样的青年创作者来切入这个时代，是敏锐捕捉到了文艺领域近十年的大趋势。新世纪20年来发生的变化，需要新的文学写作者在场记录，并把它呈现出来。年轻一代作者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能力。

当下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视野。蒋在笔下的留学生活，对于“90后”一代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能够让出版者特别兴奋的是她的创作能力和思维水平。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年轻一代作者缺乏前代作家的家国使命，包括对很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容易被年轻创作者所忽略。而如蒋在这样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并将其呈现，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作品。当前文学圈内外的年轻人，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在《飞往温哥华》这部作品中，读者能够共情，找到比平时时感受和思考得更深入的情感，这是写作者建立起的和读者的桥梁，这是作品的意义。

从出版编辑的角度来说，我希望编辑可以成为创作者的陪伴者和策展者，共同激发创作灵感，与读者发生联系，把好的内容呈现出来。

陈东捷：蒋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表过作品，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就《飞往温哥华》这部小说集而言，她的写作脱离了以往的经验场域，她所面临的接受者都是国内的读者，这样一来读海外经验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隔膜。想克服这种隔膜，就要考虑如何处理本土经验、处理当下经验的问题。

除了处理经验的问题之外，本土化的写作还要注意处理语言。确实蒋在的语言精确、冷静，优点很多，但是句式确实有西化的问题，像一些从句的使用。语言叙述上面还需要努力消除隔阂感，训练一下更加日常口语化的表达，让日常性的内容进入小说当中。

另外一点，小说中人和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情感方面是内敛的，但是情绪的表达指向很强烈，使得人物关系处理得太紧张。紧张关系对文学写作来讲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紧张。蒋在需要转变的是让故事的讲述更轻松、更丰富。当然我在小说集中也看到了蒋在的一些试验，如《午后，我们说了什么》，有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她在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写世界。这种试验本身对蒋在的写作是有意义的。

蒋在还需要完成的一点转变，就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不是所有环节都要那么精致。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处理个人经验的时候是不是加入一些粗粝的内容，让风格呈现得更加丰富，更加完整，这对蒋在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提升。

用文学为生活复盘

——中短篇小说集《爱情投资模型》创作谈

□云舒

迟来的账簿时，《金蝉》《小石楼》就从我的心中流淌出来了。《金蝉》写了以洋行外汇买卖报价传递情报，在正大铁路截获军需物资的谍战故事。小石楼则是以传统老建筑保护和现代城市建设冲突为线头，抽出了战争年代为保护红色金融补给线的一段陈年旧事。曾经生活在小灰楼和正大饭店的他们，是富家子弟，也是进步青年，为了革命信仰，捐出了家产甚至献出了生命。因为一次黄金运丢失失败被误解，以至于老建筑也受牵连没能纳入保护名单，只能为大型城市综合体让位。当挖掘机从小石楼前的老槐树下挖出当年丢失的一箱金子时，被历史尘埃埋没遮蔽70余年的真相才大白于世，得以让小石楼保护下来。小说中的人物站在自己的立场，抛出了现代化城市建设与老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随着情节的推进、历史真相的还原，让“细节”自然而然地化解着这些矛盾。

这本集子中的另外6篇是和我们当下生活同频共振的作品。我居住的地方有一条叫作太平河的滹沱河支流。太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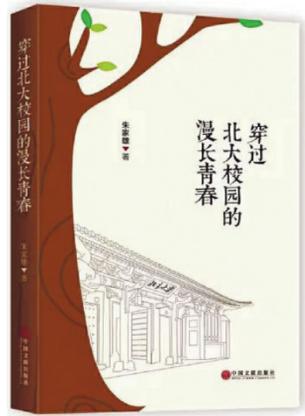
的前身是汉河，当年的汉河因为未纳入排水系统，导致河道淤堵，再加上大量污水排入，河道两旁垃圾堆积，用“庄里的龙须沟”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随着近几年环境的治理改善，河水碧波荡漾，两岸花海、绿地、公园等建设，让汉河蝶变成太平河，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宜居之所。站在太平河边，望着河对岸的楼盘和环路，“渡”字就在脑海中闪现。我尝试着以太平河为地理坐标，以“湖畔小区”为具象场景，以“心灵的洩渡”为主题，挖掘这些变化背后的故事。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买地置宅是大事，也是成功的标志之一。湖畔小区是现实生活中社会发展的红利，是新建的宜居商品住宅小区，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人奋斗半生的“理想彼岸”。这些千帆竞渡住进“湖畔小区”的人，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脸上不见风霜，眼中却写满了故事。我写他们的外表风光和内心纠结，写他们的自我救赎，写他们站在道德和生活制高点上，自以为“渡”人，反而被“渡”的“乌龙事件”，写他们的一次次摧毁和重塑。与

“70后”作家朱家雄在其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中，不仅再现了作者求学时北大的校风、学风与精神氛围，也将沧桑厚重的北大历史娓娓道来，以文学的方式为读者认识和了解北大提供了可靠的途径。该书的第一辑“燕园深处的气象”，集中书写了进入北大校园讲学的许多著名人物，诸如刘半农、傅斯年、汪国真、汪曾祺、魏巍、姚雪垠、谢冕、莫言、西川、陈建功等等。朱家雄不仅着力描写出身北大或与北大有缘的学者、作家、诗人的动人形象，还追忆了北大学生辩论队、北大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北大寻梦族”等日常校园生活，将对北大校园的热爱与赞美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难得的是，朱家雄还站在社会历史进步的高度来观察北大，书写了“北大精神”。众所周知，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最先在北大被宣扬，进而传播到五湖四海，“北大精神”至此获得了其核心含义。朱家雄深刻理解了北大历史与北大的人文血脉，他对“北大精神”十分认同推崇并维护，由此深深地思考当下逐渐失落的“北大精神”。在《“北大精神”今安在》一文里，朱家雄特别指出“北大精神”不是北大专属，而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属于一切中国人乃至全人类，他还提出了当下“北大精神”不断丧失的时代原因，在如何解决“北大精神”广泛缺位的现实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可贵的是，朱家雄跳出北大人的身份，置身事外地对“北大精神”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阐述。

□谭五昌

——读朱家雄《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

文学情怀与人生感悟的诗意叙述



《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朱家雄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23年9月

《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一书还用了不少篇幅表达作者的人生感悟，书中第二辑“追梦路上的咏叹”，收入16篇文章，主要借助“追梦”的方式展示了朱家雄的理想精神和信念追求，表达了作者深刻的人生见解与思想感悟。其中，有从历史反思当下的文章，如《张謇：开创古代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一文，站在历史的“丝绸之路”展望新时代“一带一路”的美好前景。《朱元璋：伟大的反腐皇帝》一文赞扬了朱元璋反腐行为对于人民生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发人深省。《殷墟：三千年后的文明出土》一文则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发出赞叹。有的叙述从作者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在日常行为与场景的叙述中悟出人生哲学，如《品茶》一文，从喝茶谈到了茶文化茶艺，《保持距离》一文基于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结构的观察，作者悟出人际交往中互相尊重、维护彼此心灵独立的重要性。

作者的语言叙述很有特点，例如，书的第一辑里，作者在描写与刻画人物形象时，他并不因为这些人都赫赫有名的文艺大家而刻意去修饰、美化，而是以朴实、优美的笔调勾勒人物形象，如作者描写西川时这样写道：“长发、胡子、很粗犷，脸型开阔，目光深远，雄放而深沉，着装是一派现代诗人的随意。”短短几句，就将西川的诗人风度与气质由内而外地生动描述出来了。再比如作者这样描写汪曾祺对王朔的印象：“与王朔在一起并没有觉得他是有些人说的那么糟糕，尽管有时说些狂妄的话，年轻时不说什么话，狂妄是年轻人的特权！”在这里，朱家雄直接引用汪曾祺先生的话，将汪曾祺幽默风趣的形象以及王朔“愤青作家”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书中这些叙述性语言，整体上是流畅、简洁、鲜活、生动的，富有诗意意味。

总之，《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结构设计别具一格，思想内容丰富、深刻，是一本值得静心阅读与领悟的好书。（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之前小说不同的是，我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题目上都先入为主赋予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寓意，那些美好的寓意就是理想的“彼岸”，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因为有“彼岸”，各种“渡”也就有了“无涯苦作舟”的意义。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体命运轨迹，也是城市变化的缩影。这就是小说《幸福渡》《平安渡》《吉祥渡》《爱情投资模型》（如意渡）《桃花渡》《春风渡》（极寒之后）的由来。

徜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领域那么简单，它用无与伦比的活力连接着国计民生。将金融元素自然地融入小说中，通过金融这一独特视角，去洞见生活的本真，去反映时代的变化，也让作品多了一层利来利往、世道人心的考量。

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我把生活再次激活、再次复盘，重温自己和老师、同学、邻居、客户、亲人融在一起，努力为生存打拼、为生活投资的时刻。投资模型是以量化相对投资风险而建立的风险与回报之间平衡关系的数学模型，具有相对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投资模型，它潜伏在我们的意识里，引导我们去决策，很多时候是日用而不觉。然而再完美的模型，也只限于模型，它衡量不了无边的人性。我希望我对生活的记忆是有活力的、有温度的，更希望这记忆是生活复盘时放飞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探寻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我们复杂的内心情感。